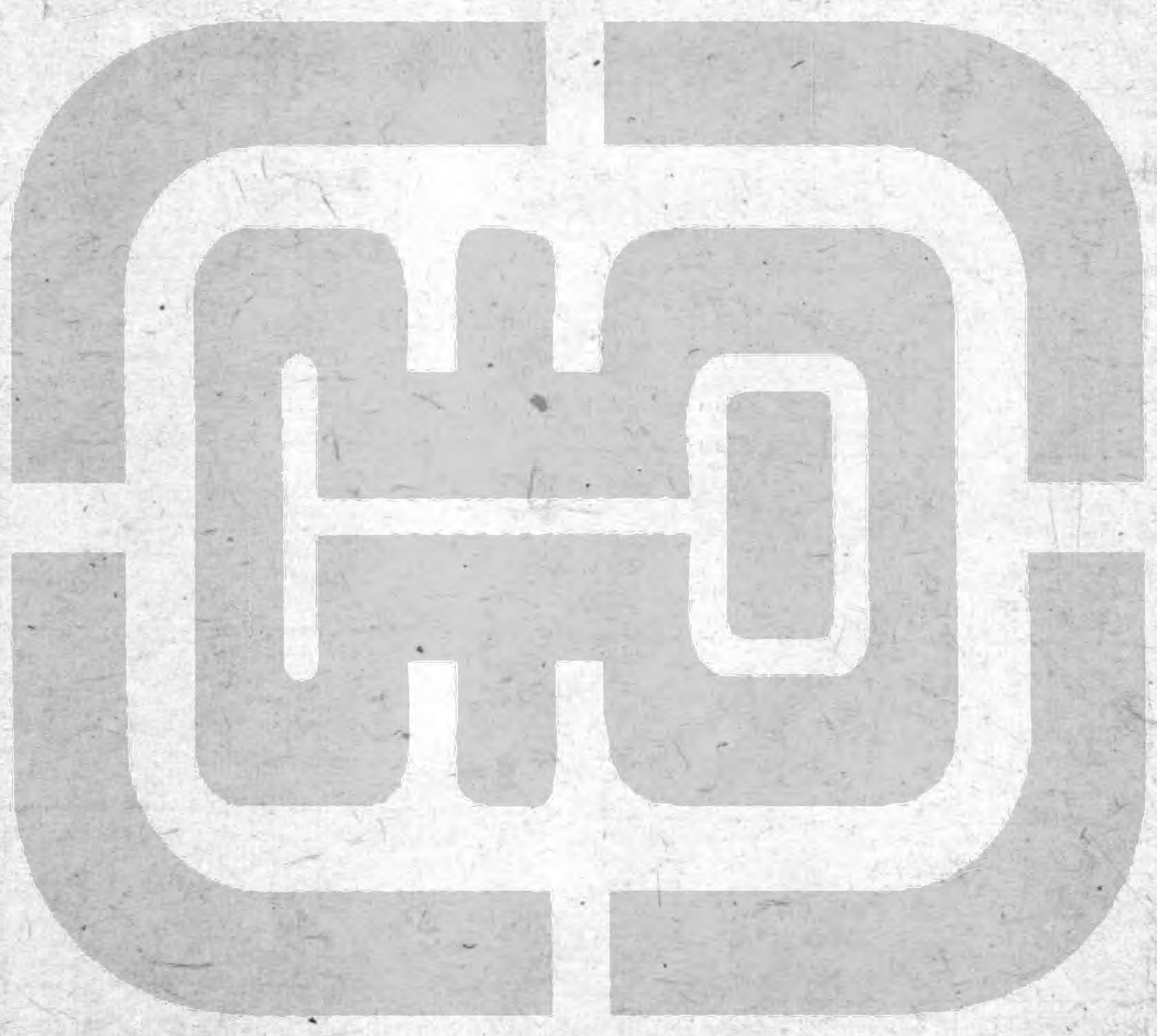

史記集解

卷五十五至卷六十八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伍子胥列傳

志疑曰荀子臣道篇以韓之張去疾為篡臣楊注謂去疾張良之祖恐不然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秦索賊良乃汲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徂服虔曰徂伺候也徂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illegible]氏圖書館

笑而去良殊大驚隗曰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爲其老强忍下取履因進之又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頼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皆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徐廣曰呂靜曰鯫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 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 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 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皦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徐廣曰多作生平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齊也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狠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强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爲城旦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貌大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駰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爲麄屑爲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婢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婢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兄往事魏）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婢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躬身來
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淳者作誠）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
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鬬）嗜利無恥
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
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蹔（漢書音義曰蹔謂蹋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於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於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媚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

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廢將別守豐封爲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爲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處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自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於陳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爲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苗川王反辟陽近苗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懼恐也馬融龍虎斌曰勇快見之莫不生臣子孟康曰生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增）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常爲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攢引强弓官如令挽强司馬也）高祖之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碭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孫檢曰一課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爲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爲碭郡長沛公拜勃爲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頴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遠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頼陽侯共食（陰）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岩石（應劭曰岩音沙咸曰地名）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勃遷爲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絳（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蒷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卞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駟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爲人木强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葦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徐廣曰提音弟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去志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諸呂廢少帝手貫璽時尚不反況今吏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案續絳氏後氏監本官本皆作侯然此傳此語凡三見皆作絳氏且如鄭商傳曰續鄭氏後灌嬰傳曰續灌氏後文法一例蓋以氏同者多故變文曰絳氏以國為氏也

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脩字駰案服虔曰脩作條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攢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臠也胾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箸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駙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書既聞上上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輿其復用事不敢折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謚爲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爲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以參爲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爲梁王徐廣曰都睢陽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年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圉縣駟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寶太后少子也愛之嘗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大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故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孝王長
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
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直
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愼措置措以爲笮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
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
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
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
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
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
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
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
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
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
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
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
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
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
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
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
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没齒不敢有戲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賀正月法見後三月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令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聞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

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飡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仁義閒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文帝悁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

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閒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悁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閒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

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
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
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
爲人好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
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
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
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
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
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

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幷即陰作兵器
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
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　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
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絶其獄而又信巫
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
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
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
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
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
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
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訾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
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

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摧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摧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服虔曰鮈音拘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恣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悅蘇林曰悅音奪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娼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桷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桷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桷桷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桷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桷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有指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大將軍臣去病上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

專邊塞之思慮曩慤中[illegible]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貟皇子賴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
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
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
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
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徐廣曰一作開臣旦臣
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或
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
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連城即
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勱一作觀也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
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
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
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
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
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
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鄧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
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
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
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曰白牲殷牲也騂剛赤眷周牲也犉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犉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犉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此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繦緥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稟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襃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衝扼之士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呂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蚤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

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鄴侯壽成後爲太常也）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褫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而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師也）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佻德（徐廣曰佻一作菲）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徐廣曰一作壇駰案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遍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遍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 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大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

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佻德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

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
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
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
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
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
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
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
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
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
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逢生麻中不扶
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
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

曰董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
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輦翥徙域遠處
北州以安矣悉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黷德者勿
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
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
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
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
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
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
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
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

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案此篇為列傳之首故舉許由下隨務光顧淵與伯夷叔齊此言以明列傳之體蓋列之言者列其人而論之也又自明其所傳必以六藝為考信以著其采擇之慎其文抑揚往復亦為古今第一文字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史記六十 終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蟠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於後世哉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
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
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
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及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
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
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
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
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慢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
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
是知已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
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

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家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六十二終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于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系闕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二篇比韓非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貢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得曠曰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

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礉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尚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六十四 終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刑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

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謚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强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

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横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六十五 終

琴川毛鳳苞氏圖書印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琴川毛鳳苞氏圖書印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火侯反能成大事彼見求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

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舒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囊瓦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已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鄖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
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
王王子綦匿王巳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
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
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巳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
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
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
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
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
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

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亡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
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
擊其弟夫槩夫槩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
夫槩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槩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爲堂谿氏
取番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
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
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
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越於夫湫音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
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
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
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
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
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
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
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
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
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

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譖曰子胥爲人剛
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自呂反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
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語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
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
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
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鍼于反之劒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
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

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槖形）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皐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號爲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史記六十六終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夫於邪僻文過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曾子遲鈍柴也愚何晏曰愚直之愚由也喭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焉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唯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

太康地記云銅鞮胥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筒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欒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慮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夫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爲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

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有情皆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曰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群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

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冉雍仲弓鄭玄曰魯人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

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

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冠以雄雞佩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道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爲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復有聞不得並行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

然

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

衣敝縕袍

孔安國曰縕枲著也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

言恭謹嚴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以比衆

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遂

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曰圬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

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

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結堯）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音墟）莽（莫朗反）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

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繢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繢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

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
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象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若倚於車軛相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
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
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
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巧多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脩道故授之業作脩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
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
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
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
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
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怨思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

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見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蔵（音點）字哲（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蔵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艤駰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蔵也（周氏曰善蔵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一音寒）臂子弘弘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孰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善其志道深魯人也孔子說鄭玄曰悅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之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惠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蔬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

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矣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君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同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爲過也）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也）冉孺字子魯（一作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比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右　冉季字子之（鄭玄曰齊人）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漆雕哆字子斂（鄭玄曰魯人）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商澤（家語曰宇子秀）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奚容箴字子哲　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顏祖字襄鄡單（善者鄭玄曰魯人）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鄡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鄡縣家語曰宰父黑字索）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燕伋字

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抗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晉人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哲 邽巽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孔忠 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蔵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 公西輿如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 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 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
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
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

變法恐天子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
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
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
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
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
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
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
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
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

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尺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呃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欵關請見韋昭曰欵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尞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係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君發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疎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皆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喻也昔周召相成康之時是也富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拏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嗚呼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臭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世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史記六十八 終